



一年想做多少事?

□王太生

年初,有个朋友与我闲聊,问一年当中能做多少事?我想了想,告诉朋友,打算出一本书,去几个心仪已久的地方,再做一些计划之中却意料之外的事。

当我说出这些想法时,我的四肢和大脑已有了做这些事情的准备,并且预留了冲动和激情。

出一本书,果绿色的封面,上面站着两个古装小人儿,以树叶为船,文字作桨,手搭凉棚,朝远处眺望。在这本书里,感受一座城的气候、草木、美食和建筑,甚至是这座城造就的气质和脾性。

几年前,有个美女编辑曾打电话给我,说我的书稿通过了出版社选题,我高兴得一塌糊涂。现在图书出版业不景气,出版社慎之又慎,弄出本书不容易,我还没有从兴奋中缓过神来,转瞬就成了泡影。

还有个编辑发来邮件,她动容地说,“你的文字耐读,静静地读,读好长时间,或者在一个温暖的有阳光的冬日午后,里面有灵魂的静谧安详,可以想很多,很远……”我读后诚惶诚恐,也很激动。我有时在想,文字的奇妙,就在于可以跟远方的人沟通,远方有一个读懂你的人,这就够了。

书中的城池,晚霞在它的上空缓缓组合成美丽吉祥图案。一群鸟,从落日浑圆的剪影里穿过,天幕正徐徐落下。

面世的书,油墨飘香。有一部分堆积于我的书房,就像农人收获了稻谷,存在粮仓。想到这本书的归宿,会有几个人购买,并开启它在时空中的旅行。

我想去旅行,访山里古村。过程中,尤爱停车坐在路边小饭馆里。这样的疏疏小馆,或于荒烟蔓草的长路道旁,或于离公路不

远处的路口,或于旷野孤烟深处,因了烟火相聚,其间有热水、热饭、热汤,让人在旅途上遇见了,心情愉快。临别时,还有一种依依不舍。

在微信上,我对好友鲁小胖子说,在山间石缝看到一眼泉,那些清澈的水经过砂石的过滤,在汨汨涌流,真清啊。鲁小胖子回我一个卖萌的表情说,你可以灌一壶,带回来泡茶呀。

一个中年人,我还孩子气地去了动物园。我看见一只红脸老猴,长得像喝过酒的邻居刘三,其实人本来就是一只猴子,与猴相比,只不过是穿上衣裳。有时候,一个酒醉的人,迷离的眼神与猴子有几分相似。

隔着一层防爆玻璃,我与一只狮子四目相遇。那只狮子长相英俊,好像并不在意我的存在,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放在眼里,眼神是平和的。不知道我在狮子瞳孔中究竟为何物,总之那只狮子根本不想攻击我,也没有攻击我的意思。与动物的眼神交流一会儿,彼此能读懂些什么?

人是在做许多事情之后,半生半熟。又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,不知不觉开始衰老。

鼻子不如从前灵光,嗅觉没有年轻时那么敏感。从前喜欢嗅花香、酒香、菜香、饭香,甚至马路上女人走过的香水味,现在只喜欢嗅一口空气的清香。比如,春天槐花的清香,油菜花的清香。人到中年以后,渐渐丢失激情,总觉得腿力和脚力在衰老,10年前我想去的一些地方,现在变得不再向往。那时候,我想约几个朋友结伴远游,现在愿望没有从前那么强烈了。

下巴颏铁青的胡须中,有了隐约的花白。每天早上像个花匠,拿

着修剪机,哗啦哗啦,一通乱打理草坪。所欣慰的是,到了第二天,胡须又密密麻麻地生长出来。中国人的营养太充分了,生命力旺盛,我的胡须生长周期是24小时。

做了多少事,就加了多少微信群。等到再邀请其他朋友时,才发觉微信原来是一棵树,他们像一只只鹭鸟,都早已密密麻麻地蹲在枝上。我把卖茵糕的刘大爷、做油饼的李二婶、烤臭豆腐的常二都搬上去,好让这些小人风光风光。他们做的是小本生意,没钱投广告。微信发出的当天,刘大爷卖了30笼茵糕。

深秋,我陪父亲去了一趟老家。严格地说,那个我只去过两次的地方是我的祖籍地。在老家,父亲找不到从前的痕迹,从前的伙伴也找不到了。在他外甥家,父亲吃着用老玉米烙的饼子,对外甥说,他就喜欢吃这个。离开老家几十年,老地名还熟悉,父亲问一个站在路边摊晒玉米的老乡,王庄怎么走?那个老乡手一指:就在前面。86岁的父亲在老家没有遇到几个熟人和故交,他对外甥说,不会再来了。

冬天,我还要和友人一道再去水乡,看看荷田是什么样子?我们曾经来过,属于故地重游。友人如顽猴,蹭蹭爬到一棵高树上,拍下十万亩荷藕田。本来一二亩残荷,并无新奇,一旦与“十万”挂钩,就是一种气势。残荷,有秋冬的肃杀之美。一大片残荷,见证了一个季节的繁荣,一大片青车绿马,辘辘有声,从时间旷野上轰然走过。

一年想做多少事?出一本书,去几个心仪已久的地方,做七八件细微、浪费时间却让人走神的琐碎事。

流过生命的音乐

□程应峰

我没有过人的音乐专长,但我热爱音乐。

年轻时,我吹过口琴、弹过吉他,但终究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,或是欠缺音乐方面的天赋,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不知不觉中就放弃了。唱歌时,别人夸我音色不错,因此也有机会参加一些晚会的合唱或者卡拉OK之类的比赛。闲暇时,为了自我放松,我也放开歌喉高唱过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不知自哪一天开始,对于音乐的种种迷恋行径,自然而然就收敛了。

然而,美妙的音乐,最是能够穿越人生的。洗星海说:“音乐,是人生最大的快乐;音乐,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;音乐,是陶冶性情的熔炉。”可以说,妙不可言的音乐旋律一旦响起,我还是会自然而然地倾倒和沉醉其中。

我始终热爱静静地倾听音乐,不需要去听懂它,也不想靠音乐来抬高什么品位,我只是一门心思、完完全全地享受流过生命的音乐,沉浸在音乐营造的美妙情景里。

电脑桌前,打开音乐播放器,轻快的音乐常能打开思维的通道,让我思绪泉涌,或让我得以愉快地工作。颠簸的旅途上,若有音乐为伴,绷紧的神经便得到了最好的休息。

我爱平易近人的流行音乐、通俗音乐,也爱场景壮阔、情感丰富的大型交响乐,它们都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、生命的美丽。轻柔如丝也好,汹涌如潮也罢,一经浸入,便欲罢不能。

“爱音乐的人才爱生活。”这句话不无道理。真正的音乐,是心灵的按摩器,是灵魂的洗涤剂。假如生活中没有施特劳斯,没有贝多芬,没有门德尔逊……没有能够滋润我们生活的音乐,生活将会是何等单调、孤寂、枯燥、苍白、乏味?

一段音乐足以安抚一个人的心灵。在遭受挫折和失败时,听一段《命运交响曲》,便不会一味气馁;而《沉思》会让一个迷失的人顿悟,《回忆》引人走进往事,唤回那段美丽纯真的情感。

不同的演奏各有其美。克莱德曼钢琴曲浪漫优雅,柏辽兹幻想曲奔放洒脱,舒曼小夜曲恬静悠然……《青藏高原》的天籁之音,《回家》的低回、婉转、深沉,《梁祝》的美丽忧伤……这些灵性而饱含情感的倾诉,让心灵有了理想的栖息地。

走近音乐,打开的是心门;倾听音乐,找到的是闲适、安妥与慰藉。一颗心,若经受过音乐的洗礼,是最能感受生而为人快乐和幸福的。

爱着的时候,知道爱情是无声的音乐;拥有时,知道生活是悠扬的音乐。音乐固然不是我刻意的追求,却是我此生永远的安慰。

总第7137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